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五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

南太守

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湛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王隱晉書曰夏

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威次子莊魏志夏侯淵傳注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莊晉景羊皇后姊夫也由

此一門修

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

與潘岳友善

文選東方朔畫贊夏侯常侍誄注臧榮緒晉書曰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魏志

夏侯淵傳注世語曰湛以才博文章世說文學每行止

篇注名士傳曰文章巧思善補雅詩名亞潘岳

同與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世說容止篇注八王故事曰

東方朔畫贊注引臧榮緒晉書京都作時人

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

策中第

書鈔一百五十八夏侯湛泰始四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曰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長幼之紀

文居野處慢

溫游而改作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

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

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

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

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

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

晉宋書故曰彤管毛傳以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藻

似彤管專爲宮廷而設實不然也劉琨傳盧諶崔悅等  
上表理琨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  
彤管宋書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陪席壘  
一丸此漢制也然則彤管所施不獨專於女史今官府  
筆管或染以絳蒨韜吐洪輝千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  
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葦龍蟠六  
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  
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  
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  
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

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

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

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  
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  
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  
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  
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  
萬國立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  
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卿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  
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

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  
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  
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  
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  
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  
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  
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  
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  
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  
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



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  
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  
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  
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  
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  
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

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  
桓文之勳抵拙管仲蹉電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  
眞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  
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躓鄙事取才進人此又  
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喟風飲露不食五  
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  
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

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  
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  
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贏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  
之迂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  
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  
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  
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  
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  
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鈎刀不能入

泥駉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駕蹇不能邁畝百  
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  
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  
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  
荅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  
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  
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于不嫌僕德之不劭周家祿校勘記  
日子誤于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尙隱遊  
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

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  
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  
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  
三紉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  
舍人轉尚書郎書鈔六十六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孝若  
秉心居正爲太子舍人又六十司馬攸  
與山巨源書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柔心居正理識明徹  
應卽爲郎也又山濤啓事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  
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出爲野王令  
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參此選不平  
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  
弟誥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昆弟誥模擬尚書乃王莽  
宇文泰大誥之流詞最淺劣不知史家何以錄之  
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日咨爾昆弟淳琬琰謨總

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  
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  
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涓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  
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  
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  
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  
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  
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  
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

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  
六藝及百家眾流罔不探蹟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  
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  
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  
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耐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  
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  
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  
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弈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  
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

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  
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  
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子閭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  
我母氏羊姬

案魏志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蓋湛母

爲辛憲英之女也

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配

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宜敦詩書禮樂萑萑弗倦  
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尙憂深思遠  
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  
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愼行用不



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  
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  
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  
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  
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  
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  
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瑄厥清  
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  
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  
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

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  
日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  
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適改惟冲  
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  
且直廉而不剴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  
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  
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  
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恆顯而賢同而  
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

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致墮于勤  
厥故維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  
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  
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  
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  
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瑄等拜手稽首湛  
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  
祿周哉又作歌曰詠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  
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  
陽相晉書校文三曰太康十年改王國相爲內史此南陽相不當復稱相然列傳中往往混淆如卞敦傳稱

汝南相賀循傳稱會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

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潘岳夏侯常侍誄曰元康

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寰宇記十二曰夏侯湛墓在譙縣東北四里著論三十餘

篇別爲一家之言隋志儒家有夏侯湛新論十卷御覽九百四十五引夏侯子馬國翰有輯

本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

見孝弟之性世說文學篇注引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

在門葦葦恭岳因此遂作家風詩世說文學篇注曰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

德及自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臧

榮緒晉書作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

甘食美服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

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

隋志梁有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亡

與湛俱知名

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苾琅邪

內史

世說仇陳篇注文選金谷集作詩注王隱晉書曰

書亦作琅邪內史水經洛水注曰羅水又西北逕潘岳

父子墓前有岳父苾琅邪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案

文德當為苾字內史太守當時往往互稱水經作苾為

苾之誤元和姓纂四曰勛生苾滿苾生岳滿生尼案本

書云岳從子尼尼祖勛父滿是勛與苾為兄弟滿與岳

岳為兄弟林氏以苾滿為兄弟岳尼為兄弟誤也岳

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文選藉

滅榮緒晉書曰總角辯惠摘藻清豔鄉邑稱為奇童世

說文學篇注晉陽秋曰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榮緒晉書

能過早辟司空太尉府文選藉田賦注引臧榮緒晉書

也作弱冠辟太尉府掾又秋興賦注引臧書岳為賈充掾

岳秋興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以太尉掾兼

虎賁中郎將案傳不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

言為中郎將從略

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

文選藉田賦注引臧榮緒

晉書曰潘岳作藉田頌孫志祖文選考異曰何云禮記

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又王

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丁未誤明矣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

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墮宮

掌舍設柷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

文選類聚三十九引

鬱作蔚書鈔九十一引壇作壝鬱亦作蔚御覽七百引

黝作黯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曰何曰漢晉皆耕於東

故曰嶽立青壇結崇基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

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蔥牯

服于縹輓兮

文選蔥作縹書鈔一百四引

牯作輓服作

伏文選李注補正曰注古耕以未而今以

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正曰周禮疏謂周時未

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困學紀聞曰考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耳據此則牛耕非晉時創制甚明

紺轅綴於黛耜書鈔九十一引綴作輟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

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

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輕幘兮纖埃起

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

朝陽兮眾星之拱北辰也文選類聚三十九引眾上有似字於是前驅

魚麗屬車鱗萃類聚三十九引鱗作麟間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

陪乘太僕執一作轡后妃獻種稷之種司農撰播殖之

器類聚三十九引殖作植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



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綵縹文選李注補

日翕呬萃蔡綵御覽七百七十四金根照耀以爛晃兮引爛晃作灼晃

龍驤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類聚

三十九引一作縞作鎬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一作輅

鳴鑾九旗揚旆書鈔一百三十引作五輅和鸞九旒揚旆瓊釵入禁文選注

釵釵也八雲罕掩藹簫管嘲啗以啾嘈兮鼓鼙磁礧以葉

砢礧文選礧作隱荀虞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

填塵霧連天文選霧作驚注云以幸乎藉田蟬冕頽以驚或為霧非也

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一作阡阡文選類聚三似夜光

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類聚三十九引茂松作松柏依一作倚

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

而舍庶人終畝游一作坻文選亦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場也此蟬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

名文選理學權輿曰注曰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國語虢文公曰王耕一壘

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

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頌賦

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文選髻作髮文選考異曰作髻方與上戾下襍叶文

選作髮躡踵側肩拑裳連襪類聚三十九引襪作袂黃塵爲之四

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

衢文選舞作儻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

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

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

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

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一作人之務

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文選乏作靡無儲蓄以

虞災文選蓄作稿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文選三代

作三季王朱紂幽王也文選李注補正曰左傳曰三代之

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

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

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

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文選時作民而神降之

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

之性文選天下有地字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

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

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一役也二美顯焉文選作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

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札樸日案

芳農聲不相近文選作茅是也束皙勸農賦惟百里之

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踐職美莫富乎勸農可  
爲此其農三推萬國以祇文選國作方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文選遂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

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

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文選蕭田賦注

引臧榮緒晉書作高步一時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御覽八

八王隱晉書曰潘岳出為河陽令以仕次宜為郎不得意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

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

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

鞅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政事篇曰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

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

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注引王隱晉書曰潘岳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案

本傳承用王書與世說大異惟惟報二字不同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

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廣

攤柴攤也案讀書記疑據誤本作攤非是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

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

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

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

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

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

元作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

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

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  
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  
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  
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  
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  
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  
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迸逐路  
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  
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  
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

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  
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  
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顛顛之望請曹  
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尙書度支  
郎遷廷尉評

文選西征賦閑居賦注引臧榮緒晉書評作平

以公事免楊駿輔

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  
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  
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  
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  
夕取急在外宏言之

文選西征賦注王隱晉書曰潘岳爲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



對人朱振代夷三族書鈔六十六御覽四百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岳爲太子舍人案本傳不載爲太子舍人附

注於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

文選西征賦曰乙未御辰注曰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

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又引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述所經

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

人物山水文選西征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文清旨詣辭

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

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

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諸史攷異

崇傳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廣城君每構愍懷

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廣城君者謐之母也廿二史攷異

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廿二史攷異

四友姓名已具賈謐傳而石崇潘岳劉琨傳又及之無怪叢尤之譏矣況諸傳二十四人以石崇爲首亦自相矛盾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

賦

文選注曰閑居賦者蓋取於禮篇文選注曰閑居賦者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淨居坐之意也

曰岳讀汲黯傳至司

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

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

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

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

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

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

令尙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

陳倬敦經筆記曰李善注潘岳閒居

賦云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案此以寒涼訓諒則諒爲借字漢儒無此義殆六朝說經家

言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

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

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文選拙下有者字

昔通人和長

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

文選者作則

言

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

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尙何能違

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

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  
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  
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圖文選邀作步先哲  
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  
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  
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文選背作陪  
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俟其高峙闕天文之祕  
輿觀人事之終始文選觀作究其西則有元戎禁營文選注日禁營  
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則前後左右立幕  
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旣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

綠徽谿子巨黍異綦同歸

文選同歸作同機注云礮石本或爲異綦同歸誤也

雷駭激矢螽飛以先啟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  
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  
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  
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板板以齊立

板板當從文選作振振爲是文

選考異曰何云千乘下之字疑誤

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

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  
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

行應猶草靡

文選猶作如

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

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澗澗

菑菑敷披竹木蒹蒨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

札僕曰李善云

大谷未詳案王廙洛都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華延傳洛陽記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陳思王贈

白馬王詩大

梁侯烏棹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

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弱枝棗吳旦生歷代詩話曰拾遺記云穆王東巡大騎之谷西王母與王共

玉帳高會進陰岐黑棗北極有岐峰之陰多棗樹百尋枝莖皆空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實六岐乃周文

所居當房陵朱仲之李

類聚八十六荆州記曰房陵有

指此也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

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賦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子賦云房陵

標李李善注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 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

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文選桃作陶延

作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

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薑僧贊寧筍譜曰筍不過縹綠賦言青筍今是處

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莖薺甘旨蓼菱芬芳文選菱作菱注引鄭立儀禮注曰菱

廉薑也韻略曰菱香菜也與菱同蓂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札樸曰李善引廣雅熙熾也馥案熙正作嬰說

文嬰說樂也老子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亦借熙字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

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

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

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頽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成一懼而一喜歷代

詩話曰岳言家居之時奉其母以行樂而得稱萬壽者古人懼慶之際上下通稱萬歲不知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趙臣將兵助馮異軍中皆稱萬歲馬援曰蒙被大恩紆彼青紫吏士皆稱萬歲耿恭於戰圍中拜井得泉眾皆稱萬歲馮魴降羣盜赦其罪皆稱萬歲急就章有名鄧萬歲顏注曰猶千耳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

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

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

擬乎明哲

文選而作尙

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茈



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

人數撻辱之

世說仇陳篇注王隱晉書曰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秀常銜忿

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

憶疇昔周旋不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

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

王囧爲亂誅之夷三族

水經洛水注曰羅水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碑題云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太常潘尼之

辭也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

已送在市

世說仇陳篇作石先送市亦不相知

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

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

世說仇隙篇注語林曰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

壑餘波來及人

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

掾據據弟誅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

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

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書鈔六十

六王隱晉書曰潘岳神形清辨能屬文又一百二王隱

晉書曰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魏

志衛覬傳注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其所著述清綺絕倫

世說容止篇注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文學

篇曰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注

少時常挾

續文章志曰岳爲人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

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世說容止篇曰潘岳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注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岳從子尼說不同

尼字正叔祖勛漢東海相魏志衛覲傳注文章志曰勛

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卒御覽四百三潘勖別傳曰勛寬賢容眾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爲己有又四百七十六王隱晉書曰潘勖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勖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案勖官至左丞不當作東海父滿平原內史魏志衛覲傳注引文章志世說政事篇注引文士傳均云滿平原太守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殷芸小說云潘勖子蒲案蒲並蓋滿之誤滿爲平原在魏時不當從晉制稱內史

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魏志衛覲傳注引尼別傳世說  
有清才文與岳俱以文章見知魏志衛覲傳注引岳別傳  
辭溫雅世書鈔一百二文士傳曰潘尼會與同僚性靜退不競  
飲主人有流離梳使客賦之尼於坐立成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  
引臧榮緒晉書靜退作澹退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  
身論以明所守案困學紀聞十七日藝文類聚鑒誠類  
日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  
著未知孰是蓋王氏所見類聚本必誤潘尼為王粲今  
攷明王元貞所校類聚已改為潘尼嚴氏全晉文潘尼  
文既錄本傳安身論全文並云又略見類聚二十三而  
全後漢文王粲文亦載安身論不注出何書疑從張溥  
百三名家文採摭得之故僅數行與類聚所引正同張  
氏據誤本類聚嚴氏復失於檢照也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  
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

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

類聚二十三  
引從作順

交不

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羣私

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旣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蹇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積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

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  
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  
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  
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  
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  
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  
則出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  
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  
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

也周家祿校勘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

記日其誤期

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  
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  
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  
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  
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  
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  
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  
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  
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



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

魏志衛覲傳注凡別傳曰後以父老歸供

養居家十餘年  
父終晚乃出仕

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

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  
辭日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  
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  
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  
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  
侍祠者旣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  
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  
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  
墉宗伯掌禮司儀辯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

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  
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  
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  
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  
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  
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  
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  
般辟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  
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

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  
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  
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  
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  
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懣漬徽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  
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類聚三十  
八引三元  
作三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  
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  
受終惟武席卷要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

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

挺秀聖敬日躋濟哲閔茂留精儒術敦闋古訓

初學記十四引

敦闋作敦悅

導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

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

閭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蹟溫故知新講業既終

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

戒既式乃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

無違日皇儲后體神合幾

類聚三十八引合幾作含幾

兆吉先見知

來洞微

類聚三十八引洞微作動微

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

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

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  
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  
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立黃水罔方圓引之  
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  
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日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  
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  
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治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  
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操芳

流日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  
不縱恤慝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尙書郎俄轉著  
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  
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  
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  
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  
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  
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



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  
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  
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  
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  
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  
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  
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  
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

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  
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  
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  
天子之事也足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  
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  
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  
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  
當試撰而述之

周家祿校勘  
記曰嘗誤當

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

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眾文繁而義  
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

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

作箴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

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啟建

類聚十一引啟作肇

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

類聚十一引永序作紛

事明王

類聚十一引王作主

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

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

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

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

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

案類聚十一引作匪賢焉倚匪誓焉憑此

脫一句又誤哲爲誓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類聚十一引丞作承

一日萬機業

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

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

周家祿校勘記

日上云亦喪邦有徵此當作懲

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琤室而夏

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

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

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

鮮故獲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

類聚十一引下作叔

末俗化

淺耽樂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

路

類聚十一引王作正

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

類聚十一引成作滅

載在先

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

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  
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  
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  
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  
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  
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  
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  
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  
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  
受未易甘言美疾眇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柰何

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  
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  
咸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  
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  
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  
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  
記事平封安昌公厯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  
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  
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書鈔五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雖憂  
虞不及劬勞艱難備經也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

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

文選七哀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案地

理志武邑縣屬安平郡本書但言郡望而失載縣名也

父收蜀郡太守

御覽五百九十引王

隱晉書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

文選七哀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有才華類聚

五十五張載別傳

太康初至蜀省父

案文選劍閣銘注引臧榮緒晉書作

隨父入蜀

道經劍閣

水經漾水注曰清水又東南逕小劍戍北注云西去大劍三十里連

與此異

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

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笮

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喻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

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  
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  
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尙焉  
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立見而嗟歎類聚九引  
作濛汜池賦書鈔一百張載別傳曰載素有清才會爲  
濛汜池賦傅立見之歎息稱爲妙賦初學記十二引干  
寶晉紀云太僕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  
傳立見賦歎息  
寶晉紀曰言談終日深相貴重書鈔  
九十八引張載別傳作以車迎載  
遂知名起家佐著  
作郎  
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張載爲  
出補肥鄉令復  
爲著作郎  
文選七哀詩注引臧榮  
緒晉書作稍遷領著作  
轉太子中舍人遷樂  
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父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



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文選七哀

詩注引臧榮緒晉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文選詠史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兄弟並守道不

競以屬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

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閒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

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

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

華隱曜嘉遯龍蟠文選蟠作盤類聚超世高蹈類聚五十七引亦作盤

越遊心於浩然玩志乎眾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

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

驂飛黃

類聚五十七  
引驂作參

越奔沙轅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

冰之津旌拂霄嶠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  
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公子之  
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立溟海渾濩涌其後嶰  
谷嶰嶴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  
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辨  
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日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  
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  
金冊今公子違世沈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權滅資父之  
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濫短羽之

栖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

穀

一作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

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旣乃瓊巘層峻金岸

崑崙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跼實之

蹊搖別峻挺茗邈嶢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

霽雪寫其根

類聚五十七引霽作零寫作寫

霽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

綠草未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

書鈔一百九引陽柯作長柯

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

文選理學權輿日注

日營匠未詳而又引莊子匠伯不顧是其未詳者乃在  
營字張平子西京賦曰西匠營宮景陽當是用此乃謂  
經營之  
匠耳  
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

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妙宮  
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殞暄氣初收

類聚五十七  
引氣作風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傳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  
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  
缺煢嫠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  
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櫺雲

屏爛肝瓊壁青蔥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

圖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類聚五十七引榭作樹秀出中天

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類聚五十七引彤作雕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頽素煥爛粉拱嵯峨陰

蚪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

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槐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

而風生案類聚五十七引冥作螟風生作生風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亦作鴝鴚飛而生風與下句成響

方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

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

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薌

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蘅薄

文選考異曰據注引邊讓賦語惠當作蕙與椒塗對眷

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洪邁容齋三筆曰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

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曰閭

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胄體作

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

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

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

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

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

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

之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

者

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

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鶴

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

文選靈樂以忘戚遊以

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旣授衣

類聚五十七引月作時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

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

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驕

驕

曉讀書齋雜錄曰李善注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驃含卽紅聲之誤不知非也夫含陽旣

係駿馬名不得又云含陽之飛燕明矣攷漢書元后傳外戚王侯有紅陽侯王立傳明言五侯皆羅鐘磬舞鄭

女作倡優狗馬馳逐云云則必畜駿馬可知飛燕或卽紅陽侯立駿馬之名下句云唐公驕驕卽可互證屯

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毘布飛羅

周家祿校

勘記曰文選作飛羅於韻較協

陵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

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

文選類聚五十七散

作舉麾贊獲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翩連騎競驚

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

戈林鋒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殲地穴

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彈作彈

乃有圓文之研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睒

文選考異曰何

云睒據玉篇廣韻從日者電光從目者日光

口齧霜刃足撥飛鋒顛林蹶石

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蹙封狶攢馮豕拉

彪彪挫解麋鉤爪摧踞牙擺

文選擺作捩注說文曰捩兩手擊也文選李注補正

日金云禮運燔黍捩豚注捩捩字有擲義左思吳都

賦莫不駉銳挫鋒鏖拉擲折挫之也濶漫狼藉傾榛倒壑



隕肯挂山僵踣掩澤數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園頓  
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  
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  
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  
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  
陽劔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鏐越鍛  
成御覽三百四十四  
引鏐越作鏐越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  
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御覽三百四十  
四引漫作縵旣乃流綺  
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類聚五十七  
引耀作濯霜鏐  
水凝冰刃露絜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

摩晉則千里流血

類聚五十七御覽三百四十四引摩晉作麾晉

豈徒水截蛟

鴻陸灑奔駟

書鈔一百二十二引蛟鴻作輕鴻錢氏校云輕鴻文選作蛟鴻注引韓非子以證蛟

字似非傳寫之訛然與奔駟相對則作輕鴻爲是況此數引皆作輕鴻耶案御覽三百四十四引又作蛟龍

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

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

文選理學權輿曰注曰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

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何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

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

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

文選李注補正曰莊子說劍云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上無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

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稟氣靈川  
受精皎月睥睨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  
青不能識其眾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  
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  
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  
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  
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儔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

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文選李注

補正曰注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按富改引周禮庖人春行羔

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燥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蠃引膳膏膾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覓露鵠書鈔

一百四十二引覓作臬霜鵲黃雀圖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

書鈔一百四十翰音之跖燕髀猩脣書鈔一百四十二引髀作脾猩作腥

二引焦作雍髦殘象白文選李注補正曰劉良注云殘謂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

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鷄書鈔一百四十玄豹之

胎燁以秋橙醑以春梅御覽九百七十接以商王之簪

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

暑爾乃命支離飛霜鍰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  
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  
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  
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寰宇記九十四日荆溪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  
每日高二尺倒流七十里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  
山名之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程荆南即此荆溪南  
也今或謂荆州南按烏程去荆州豫北竹葉浮蟻星沸  
三千六百里非荆州之南明矣  
書鈔一百四十八類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  
聚五十七引蟻作蟻  
法傾囷一朝可以流湔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書鈔一百四十八類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  
引告捷作慷慨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

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願亦吾  
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  
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  
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  
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  
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  
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書鈔十五引青微釋作丹塞收鋒  
警卻馬於糞車之轍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文  
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  
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立暑巷歌黃髮擊壤解義

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邱光庭兼明書曰臣銑云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于文

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置也陶唐唐代人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感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

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影於黃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煙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指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

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葦家之屋  
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  
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燿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摘藻  
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  
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

文選  
詠史

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亢字季陽

案隋志有張杭集唐志作張抗書鈔一百四亦引張杭詩皆爲亢之譌

才藻不

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

雲曰二陸三張

袁宇記六十三日信都縣三張宅晉文士張協兄弟三人俱善屬文皆郡人也

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



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

作述厯贊一篇見律厯志

御覽十六王隱晉書曰張載弟前烏程令亢類傳引張依

蔡邕注明堂月令中台要綴諸說厯數而爲厯贊祕書監荀崧見讚異之亦信該羅厯義案本書律厯志無此贊蓋襲用十八家佚史之文而未經刊削歟

史臣曰孝若拔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隕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聞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駿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鑱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縉彩雕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斟注卷五十五